

少年红色经典

二月雪

萧平 著

发表后轰动全国，成为公认的1956年
全国短篇小说的压卷之作。
历久弥新，魅力永存，深刻地影响，
教育了整整一代人。
由《中国文学》翻译介绍到国外。
1982年收入南斯拉夫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。
被改编为2集同名电视剧。
播映后观众受到强烈震撼，引起巨大反响。



明天出版社

少年红色经典

A large, high-contrast blac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n a revolutionary pose, wearing a cap and holding a dagger, set against a white background. The figure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, with the right side dominated by a large black shape.

三月雪

萧平
著

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月雪 / 萧平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5.3

(少年红色经典)

ISBN 7-5332-4777-9

I. 三... II. 萧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2401 号

丛 书 名 少年红色经典

书 名 三月雪

作 者 萧平

责任编辑 孟凡明 孟丽丽

出版发行: 明天出版社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地 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(250001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
开 本: 147 × 210mm 1/32

印 张: 3.25

版 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32-4777-9/I · 1033

定 价: 5.5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531)2098622



目 录

1	三月雪
30	海滨的孩子
39	啊，少年



三月雪

深夜，党委书记周浩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这是他调到师范大学的第四天晚上。

周围静静的。他打开灯，在桌前坐下来，拿出白天中文系学生支部送来的五份入党志愿书。需要事先看一看，以便在下次党委会上审查批复。

他仔细地一份份地翻阅着。

突然，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他的眼里——李秀娟。

他激动而匆忙地找到“家庭”栏，上面写着：“父亲李维民，四十五岁，共产党员，现在工业部工作。”下面括号里写着：“母亲刘云，共产党员，一九四三年牺牲。”

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用手指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又读了两遍。一点也不错：李秀娟……李维民……刘云……一九四三年牺牲。

他扶着桌子站起来，几乎是大声地自言自语着：“哦！生活中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，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！这竟是真的？”

他拉开门，要立即打发人去找来那个他寻找了十几年没有找到的人。但是已经深夜了，一切人都就寝了。

他返回屋里，匆忙地打开自己存放文件的皮箱，从箱底拿出一本破旧的日记本。他的手因过于激动而有些颤抖。本子当中夹着一枝干枯了的、洁白的花。他轻轻拿起那枝花，凝视着，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棵迎着早春

飘散着浓郁的香气的三月雪，苍郁的松林，松林里的烈士墓，三月雪下牺牲了的刘云……

他放下那枝三月雪，慢慢地翻着本子，过去的一些生活片断又浮现在他的面前。

那是艰苦的一九四三年。

那时，他正在胶东一个边缘地区担任区委书记。反“蚕食”斗争正在最紧张地进行着。初春的一天，从县委派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。她穿着很朴素，完全是农村妇女的打扮，眉宇间显出一种聪慧、善良而又刚毅的神情。她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。县委的介绍信上写着：“兹介绍我党党员刘云同志到你区协助工作。此致周浩同志。”后面又注了一行小字：“刘云同志系李维民同志的爱人。所带女孩是他们的女儿小娟。”

“我们认识一下吧，”周浩请她们坐上土炕说，“我就是周浩。李维民同志是我的老同志、老上级，可是我们却还不认识。你是最近从鲁南回来的吧？”

“一月中旬回来的。”刘云说。

“你怎么没有留在县委工作？”

“为什么哪？”刘云笑起来，“县委的人已经够多了。难道你这里不需要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，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说……”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”刘云笑着打断他的话，“告诉你，维民调到区党委学习去了。”

“学习去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走了四天了。”刘云说。又指着她的小姑娘说：“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小闺女吧。这孩子有点认生，到了生地方不愿说话，可是一熟了，话就说

不完。小娟，这是你周叔叔。”

“周叔叔。”

这时他才很好地看了一下坐在炕上的那个女孩子。她圆圆的脸，齐耳的短发，一双乌黑的眼睛落落大方地盯着他，脸上带着安详而沉静的表情，身上穿着一套旧灰军衣改成的棉衣。看来，妈妈是很费了一翻心思的，衣服做得那样合身，使得这个小姑娘在沉静中又显得有些精干。

“你听，一口鲁南腔，在鲁南长大的。”刘云用爱抚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说。

“这话音倒很好听。”周浩说。他转向小娟：“怎么样，小娟，喜欢不喜欢我们这地方？”

小娟看着妈妈，妈妈也正在看着她，于是母女俩一齐笑了。小娟笑得是那么天真。最后妈妈说：“我们这小闺女一来就喜欢上这地方了。在县委住着的那几天，成天磨在海边上，连吃饭都忘了。为这事，还受了我和她爸爸好几次批评。”

“怎么样，接不接受批评？”周浩被这母女俩的愉快所感染了。

“让小娟说吧！”

可是小娟只是笑着不说话。最后还是妈妈说：“接受，可就是光接受不改。”

小娟仍然沉静地微笑着，眨着一双大眼，时而看看妈妈，时而看看这个新认识的周叔叔。

“上学没有？”周浩又问。

“没有，”刘云说，“我自己教她。你看我一天两日就调动，孩子哪能到学校上学。”

“不过还是到学校学习好些。”

“是啊，尤其是工作一紧张，就把孩子的学习忘了。不过有利的一点是我以前还教过书。”

“这我倒不知道。”

“教过书。”刘云接着说，“那时是为了在敌占区的一个镇子上做秘密工作。一直到四〇年，一个叛徒叛变了，站不住脚，才跑了出来。”

“噢！”周浩沉思着应了一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计划在他的脑子里闪了一下……

第二天刚吃过早饭，刘云就领着小娟找到周浩，问道：“我的工作决定了吧？”

周浩没有立刻回答，他望着她，好像要从她那里寻求什么回答似的，停了一会才说：“决定了。”

他为此决定曾犹豫了一夜，不知多少次要改变这个决定，然而现在，他终于说出了那三个字——决定了。

“你请坐，刘云同志。”他站起来，走过去把门关上，回来接着说，“这不算最后的决定，你还可以提出意见。我考虑你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，有经验，又是个有孩子的女同志，不引人注目。我们准备派你到龙山去。”

“就是上月收复的那个据点？”

“就是那个据点。”

“我没意见，你给我写介绍信吧，我今天就走。”

周浩苦笑了一下：“把你介绍给谁呢？那是个空白村，没有党员。”

“空白村？”刘云重复了一句，这三个字竟这样使她激动。以前，自己曾经历过困难，也经历过危险，可是时时都有自己的同志在身边。如今，自己第一次要一个人来应付一切。但是，难道自己能说出不去的话吗？

“我们的意见是，”周浩接着说下去，“你还像过去一样，以教员的身份到那里工作。”

刘云沉默地望着他。

周浩走过来坐在刘云的对面：“你知道，刘云同志，事情会很困难。那是一个很复杂的村子，国民党鲁东行署在那里住过，敌人在那里安过据点。据我们初步了解，全村三百多户人家中，有二十多户伪属，有三十多个国民党党员。估计，潜伏的特务也有。敌人新的据点徐村离那里只有三十多里路。”

“这些都没有什么，困难的是只我一个人。”

“不过，那里也有我们的人。你去找烈属李凤英，她会向你把情况介绍得更详细些。而且她是你第一个发展的对象。”

“区委关于任务方面的指示是什么？”刘云问。

“任务是这样，你争取在短时期内，大体说，在一个月內，把村里情况摸清，结合着做一些发动群众的酝酿工作。我们研究一下情况再指示你下一步的工作，一般地说，是发动群众，反奸诉苦，建立我们的武装和政权。”

刘云点了点头。

周浩接着说：“你不必隐藏你曾经是一个干部的身份。你是外地口音，一听就听得出来，你越隐藏，那些坏家伙会越疑心。你就说以前在县政府做缮写员，现在复员了，到地方来做教育工作。”

“好吧，我是不是马上就走？”

“下午再走吧，一会王公安员回来，他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再向你谈谈。主要的是要提高警惕。你有武器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你看这孩子怎么安置？”

“你说小娟？当然我要带去，这孩子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，在我眼前我还放心些。”……

下午，刘云带着小娟走了。周浩把她们送到村头。小娟愉快地挽着妈妈的手走着，时而弯下腰去，采摘着路旁初春的野花。分手的时候，她忽然扬起手对周浩叫道：

“周叔叔，再见。到我们那儿去呀！”

“再见，跟你妈妈去好好念书。”周浩也笑着对她扬了扬手。

二

三月初旬，周浩决定亲自到龙山村去看看。

他到了龙山村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村里静悄悄的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敌人给这个山村留下了满目疮痍：到处是烧毁和拆毁了的房子，满街堆着碎砖烂瓦，许多人家在墙角搭一个草棚住着，遮不住风，更挡不住雨。

他从一个蹲在墙角晒太阳的老头那里打听到学校的地方。

学校在村南头的一所破庙里。院墙都坍倒了，教室的窗户也完全没有了，上面安着用高粱秸扎的窗棂，到处是乱石堆，到处是荒凉。但在荒凉中却显出一些经过人整理的痕迹，使人感到一些生气。

静悄悄的。东边小厢房的烟囱冒着烟，他便向东厢房走去。

推开门，他看到小娟一个人在做饭。小娟听见门响，转回头来，一见是他，脸上马上浮现出笑容，跳起来，一只手提着一根拔草的枝条，一只手拉了拉衣襟，叫道：

“啊，周叔叔，是你啊！”

周浩弯下身抱住小娟，亲切地问：

“怎么，你在做饭，你妈妈呢？”

“我妈妈访问去啦。”

“到哪里访问去啦？”

“到村里呀，她天天晚上，还有星期日，都去访问。”

周浩放开小娟，开始打量起这小屋来。靠南是一铺炕，炕上放着一小卷行李，贴炕是一个锅台，地下一张小书桌。

“怎么小娟，你们就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到李婶子家去住？”

“李婶子来叫了我妈好几次，她没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灶里的火烧到灶口外边了。小娟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急忙跑过去用脚踏熄，又转回身来说：“你坐下，周叔叔。你渴了吧？我揭开锅盖舀点水你喝。”

周浩摇了摇头，走过去在炕沿上坐下，望着小娟用枝条一点点地把草拨到锅底下去。

“怎么样，小娟，这地方好不好？”

“刚来的时候觉着不好，这会觉着好了。”

“那是怎么的？”

小娟笑了，没有回答。停了一会却说：“你知道，周叔叔，这西面山上可好玩啦。”

“嗯，你去过？”

“去过，跟小英一起去的。那山上那么多迎春花，还有棵三月雪，开花了，雪白雪白的，那么香呀，一走到山根下就闻见了。”

“你们看见烈士墓没有？”

“看见了，就在三月雪那里。小英说，那三月雪下埋的是个女同志。你知道不知道，周叔叔，真是个女同志吗？”

周浩点了点头。小娟的话使他想起了独立团那个年轻的女卫生员，那个有些孩子气有时又那么严肃的卫生员。还有，自己的战友高剑同志。他们牺牲整整一年了。如今，三月雪又开了，可是他们却永远长眠在那青山上……

“小娟，你和你妈妈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？”停了一会儿，他问小娟。

小娟看着他，看样子是不知怎么说才好。周浩改口问：“有学生来吧？”

“来啦，六十四个，一二三四年级都有。妈妈两边上课。我也上课了，在二年级。”

“有书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妈妈自己编的。”

“村里有人管学校吗？”

“有个文教主任，叫宫庆德，鬼子在这里的时候就管学校。妈妈说他是个恶霸。他老找别扭，粮食也不给，草也不给，上星期一天多没做饭。”小娟怨愤地说。

锅里咕噜咕噜响起来，屋里弥漫着蒸气。小娟打开门，把剩草抱到门口，拿起扫帚扫起地来。

“以后怎么又给了？”

“妈妈起初对他说好话，他不听。以后妈妈说：‘走，小娟，咱们回区上去吧！’他就着急了，下晌就送东西来了。”

“下晌就送来了？”周浩笑起来。

“嗯，刚吃过晌饭就送来了。直给妈妈说好话，说，不关他什么事，是老百姓不给。妈妈说，就是他坏。我看也是他坏。”

“你怎么看出他坏？”周浩把小娟拉到身旁，握住她的手问。

“和鲁南王庄那个地主一模一样，留着小胡子，那么胖——哎，周叔叔，他们还给贴了帖子。”

“什么帖子？”周浩急忙问。

“就是纸啊，写了一些字，贴在教室外面墙上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小娟拉开抽屉，从一叠书和本子当中抽出一张折叠着的白纸来。周浩翻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

不识字就别来教书，白吃老百姓的粮食！

“谁看见的？”周浩仔细地把它叠起来。

“我看见的。早晨我去打水，一下子就看见了，我就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就去把它揭下来了。”

“你妈妈说什么？”

“妈妈什么也没说，就笑了笑。吃饭的时候，妈妈说，这些东西真坏，以后还不知想出什么坏主意来呢，说叫我小心点。”

“是啊，”周浩看着小娟的脸说，“是要小心，小娟，这村子有不少坏人。”

“那一天，妈妈叫我上文教主任家去要草，他还问我哪！”

“问什么？”

“问妈妈呀！”

“问你妈妈什么？”

“问妈妈以前在哪做什么。他还说妈妈怎么好，怎么好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周浩急忙问。

“我说妈妈在县政府工作来，老是写什么，以后县上精简啦，她就来教学啦。”

“啊，好小娟，谁告诉你这么说的？”

小娟做了个顽皮的样子，两眼故意睁得大大的，认真地说：“是你教给妈妈的呀！”

周浩双手抚摸着她的脸，高兴地说：“你这个小姑娘，太聪明了！”

这时，刘云推开门跑了进来，一看见周浩，惊喜地说：“哎呀，是你来啦，太好了，我正想找你去哪！”

周浩笑着向刘云问：“怎么，访问完啦？”

“嗯，到西庄上去串了个门。”

“对，西庄上应该多去走走，那里差不多都是基本群众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住在这里，不住到李凤英家？”

“住在这里照顾学生方便些。不过，住些日子我就要搬过去。”

“应该早一点搬过去，这地方太偏僻了。”

刘云略微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要紧，现在还没有惊动他们，不会有什么事。你什么时候走，我准备把这一阶段的情况向你报告一下。”

周浩笑着望了望小娟说：“好多情况你的小报告员已经向我报告了，给你贴了帖子，还有一天多没吃饭——怎么样，是不是我去跟那个文教主任谈谈？暂时还得应付着他哪。”

“不用，暂时我还应付得了他。你知道，根据初步了解，他可能是个中心人物。”

“很可能。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，千万不要惊动他。多注意他一些，了解得彻底，打得才能有力、准确。维民来信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周浩想了想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先到西庄宫本才那里去趟，情况晚上谈，在李凤英家。”

“可真是，”刘云说，“你说起宫本才我想起来了，你知道他在群众中很有威信，是个很好的干部。”

“是啊，他很早就跟我们接近了，可以很快发展他。”

“你在这吃过饭再去吧。”

“我到宫本才那里吃去吧。”

“你今天还回区吗？”

“不，明天回去，明天我还要到烈士墓去看看。”

他拿起小包裹向外走去，一转身看见小娟，就又停下来，对刘云说：“你们这小姑娘太好了，我太喜欢她了。”

刘云望着小娟，笑着说：“喜欢，就给你吧，我正嫌带着累我哪！”

“听见没有，小娟，”周浩略微弯下身来向着小娟，“你愿意吗？”

小娟向妈妈使了个眼色，清脆地答应着：“愿意，明天我就跟你走。”

刘云笑起来，说：“怎么样，这下你可惹麻烦了，我看你可怎么办吧！”

“不怕，不怕，”周浩也笑起来，“区上正少个炊事员哪，我看你们这个小姑娘满合格。”

小娟送周浩到大门外，低声对周浩说：“周叔叔，明天到烈士墓去，我也去。”

“好，我一定来领你。”

“咱们哄哄我妈，就说我跟你到区上去。”

“好，一定这样。”

周浩到西庄上和几个自己认识的农民谈了一下午。晚上听了刘云的汇报，做了一些指示。小娟没有跟妈妈去，她到自己的同学小英家玩去了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周浩到了学校。还没有上课，院子里充满了孩子们的笑闹声，荒凉的古庙沉浸在一片天真的欢乐里。

周浩在门口向刘云打了个招呼，说他要走了。

小娟跑到妈妈身边说：“妈，我跟周叔叔去了。”

妈妈哪里知道他们已商量好了，还笑着说：“对，跟着你周叔叔去吧，去给他做饭去。”

小娟笑着跑到周浩身边，拉着周浩的手，沿着小路向西走去。

刘云站在门口望着，起初还笑着，以后笑容却逐渐收敛起来，最后，终于叫起来：“小娟，不要跟你周叔叔开玩笑，回来吧，好上课了。”

小娟一面走着一面回头看着妈妈，听见妈妈叫她，就悄悄笑着说：“你听，周叔叔，妈妈说我跟你开玩笑哪！哎哟，我得跑回去跟她说一声，要不，再走几步她就要来赶我啦。”

周浩停下来，小娟向妈妈跑去。看得出她在向妈妈说好话，央求着。最后妈妈终于同意了，她欢天喜地地跑了回来。

“答应了。”她一面跑一面说，“可是叫我早点回来，还说叫我把你送到村头。”

“我得把你一直送到她手里。”周浩拉住小娟的手说，“你妈太亲你了，小娟！”

“人家都这么说。”小娟紧靠着周浩，一面走一面说，“我一天也离不开我妈。有一次，那还是在鲁南，她去开会，把我放在一个周大娘家里，她说两天就回来，可是到第四天还没回来。我想呀，简直想得不行。”

“哭没哭？”

小娟羞涩地笑着低下头去，用脚踢着路上的小石子。

“哭了吧，哭得周大娘都没有办法啦，是不是？”

“谁说呀，没有。”小娟扬起头来，“我就哭了两次，是在村头上望我妈回没回来的时候哭的。”

“不对，睡觉时还哭了三次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就哭了一次。”小娟大声地争辩着。

“好吧，就算一次吧！以后怎么样，以后妈妈就回来了？”

“嗯，第四天我都睡觉了，她才回来。”

“一看见你妈妈就又抱着她哭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谁说的？是我妈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不是。反正我知道。”

“那还算哭呀，也没哭出声来。”

周浩大声笑起来。

初春的阳光温暖地照着大地，新耕的泥土散发出一股清香。山路沿着山涧蜿蜒着。清澈的涧水越过一个个圆石，潺潺地向东流去。路旁山坡上已泛出一片青绿，一丛丛野花迎着春风盛开着。时而有几队迟归的雁群在晴空中掠过，发出短促而嘹亮的鸣声。

走近山脚的时候，忽然一阵春风吹过，带来了清冽的花香。小娟说：“周叔叔，你闻见没有？三月雪！”

“闻见了，好香啊！”

“这花为什么开得这么早？”

“是啊，有些花是开得早的。”

“那个女同志，小英说是上年才牺牲的。”

“是上年才牺牲的。”

“你认识她吗，周叔叔？”

周浩点了点头。小娟看了看他的脸色，便没有再问下去。

山路两边是一片松林。一阵风吹来，松林发出浪涛般的呼啸声，给人一种严肃、悲壮的感觉。烈士墓在山腰的一块平坦地上，周围是一片粗的苍松，墓地当中就是那棵盛开着的三月雪。在松树旁，在三月雪下，散布着十几座坟墓。

周浩静默地站在坟墓前。那已经度过的苦难的岁月，艰苦的斗争，亲密的战友……一些鲜明的记忆在他的脑子里浮现出来。高剑同志的强壮的身躯，瘦削而苍白的脸；那个小个子战士李小保，还有，那个年轻的女卫生员，那齐耳的短头发，一双大眼……真的，她跟刘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，小娟再大一点就会很像她……几个月以前，她还住在区委隔壁的房子里，

每当黄昏的时候，便会听到她那清细低沉的歌声：

在北方，广漠的平原上，
年轻的姑娘背着枪，
献一束鲜花，
给死去的娘。

.....

谁会相信呢，如今，她却静静地躺在那棵三月雪下，歌声、笑声永远消逝了。他用力地挥了一下手，像是要赶走这些回忆，转回身，拉住小娟的手说：“来，小娟，咱们坐一会儿。”

他们坐在一棵大松树下的青石上。南风穿过松林发出呼啸的响声。偏东的太阳透过浓密的松叶在地下的嫩草上撒上了斑斑点点的阳光。风吹着，松树摇晃着，阳光在草上不安地跳动着。

“周叔叔，是那个坟吧？”小娟指着三月雪下的那个坟墓问。

“你是问那个女同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是那个。”

“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她呀，是个共产党员——噢，你是问她长得什么样？嗯，有些像你，短头发，大眼睛，也穿着灰衣服。”

“她家在哪里？你认识她妈妈吗？”

“她的家呀，在这北面，离这很远。她妈妈很早就牺牲了。”

“她妈妈也牺牲了？”小娟惊奇地问。

“嗯。”

小娟沉默起来。停了一会，又问：“周叔叔，共产党员什么样？”

“就像平常人一样。”

“他们都在部队上是不是？”

“谁对你说的？”